

文白对照

贞观

公元627年至公元649年

ZHENGUAN ZHENGYAO

政要

(唐) 吴兢/著
张湛宾/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教育出版社



文白对照

贞观政要

张湛宾／译

吴兢／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白对照贞观政要/(唐)吴兢著. —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80196-554-7

I. 贞… I. 吴… III. 典章制度—中国—唐代
IV. D6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5749 号

原 著:(唐)吴 兢
译 者:张湛宾
责任编辑:王春霞 李 巍
装帧设计:周方亚

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 504 号 E 座 邮政编码 100011)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88 千字 开本 720×968 1/16 印张 22.625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联系电话:010—64251036



前言

《贞观政要》是由唐代史学家吴兢撰写的一部政论性的史书，它以记言为主，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等。此外也记载了一些当时实行的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吴兢，唐代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出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病逝于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吴兢年轻时就立志从事史学事业，史称吴兢“励志勤学，博通经史”。武则天时，经友人推荐，开始担任史官。吴兢作为史官，他不仅能够秉笔直书，还能不顾个人安危直陈政事，发扬了史官忠于历史的赤诚品格。武则天去世后，唐中宗无力驾驭朝政，武三思、韦后、安乐公主各派势力都在拉邦结派，朝臣人人自危。安乐公主主要废太子而自立，太子因发动兵变失败而被杀，后安乐公主又把矛头指向相王李旦。吴兢在这严峻形势面前，他写了《上中宗皇帝疏》，劝诫中宗要明辨是非，珍惜兄弟情谊，最终保住了相王李旦。数年后李旦执政，是为睿宗。在唐玄宗执政时，吴兢反对玄宗集大权于一身、群臣不敢纳谏的局面，上疏玄宗，主张朝廷行政要按规章制度行事，他说：“上自天子，下至卿士，守其职分，而不可辄有侵越也。”吴兢在担任史官期间，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贞观政要》以及纪传体《唐书》、编年体《唐春秋》等书，意欲为后人留下信史。当初，吴兢与刘知几撰写《武后实录》，刘知几去世后，张说为相，见到书中记载张易之诱他诬陷魏元忠之事，感到不安，便故意对吴兢说：“刘五（知几）修《实

录》，论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吴兢从容地回答说：“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张说几次请求删改，都被他断然拒绝，并凛然回答：“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唐会要·史馆杂录》）因为不替当朝宰相张说隐讳其恶，而被贬官荆州司马，后在天宝年间才得以返朝。他的一生是为史学事业勤奋劳作的一生，他秉笔直书的高尚风范成为后世史家的楷模。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经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王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这就是《贞观政要》的写作初衷。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政治目的，所以它一直为历代的统治者所推崇和珍视。

在封建社会君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他辅佐父亲李渊反隋兴唐，统一天下，也曾亲眼看到过一度繁荣兴旺的隋王朝。但由于隋炀帝施行暴政，因此隋王朝在农民起义中被推翻，他感受到了人民的巨大力量，更深深地认识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他在“玄武门之变”中登上帝位后，改年号为“贞观”，执政二十三年，期间经常与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杜如晦、王珪等诸臣反复讨论经邦济世的大计，最后逐渐形成了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廉洁奉公、任贤纳谏、奖优罚劣、平衡利害、驾驭群僚、防患于未然等一整套治国兴邦的策略。也正是因此，才出现了建唐以来空前繁荣与安定的“贞观之治”局面。

《贞观政要》虽属记载史实，但并未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组织全书，作者一反过去纪传体或编年体的繁琐写法，对传统的记言体裁又加以改造更新，创作出了独具一格的《贞观政要》。书中在以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的经验与

思想,从告诫后人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进行分门别类的排列。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定百姓与自身修养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从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的安危确具有普遍的意义。书中还记述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人才使用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贞观政要·崇儒》)。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贤臣集中于初唐政坛,正是因为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对于如何保持长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稳如磐石也是非常关心的。在《太子诸王定分》、《教戒太子诸王》等篇中,他虑及身后,严教子弟的做法,显示出他的政治远见。全书共十卷四十章,每章多以故事、轶文为引子,生动有趣,概括集中,记叙与评介言简意赅,清晰明了。书中广泛引用了哲理教义较深的格言名句,因此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所以该书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书中列举的那些在思想上、认识上、决策上有重要实践意义和借鉴价值的史事,既显示了贞观年间的政治面貌,又可激发后人的思索与追求,因此

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成为后世“朝野上下必备”、“入世为人必读”的教科书。

书中所总结的以民生为本、以德治国的治国理念；诚心纳谏、仁心仁政的领导方法和决策艺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人才选拔策略；天下为家、戒奢戒贪、善始善终的情操修养等等；至今都值得各级领导者、管理者借鉴。它能够增强民族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能够开启富国强民、经邦济世、缔造和谐的具体方略，有助于领导者廉洁从政、丰富领导艺术、提高管理水平，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纯洁人的心灵。在阅读此书时，我们仿佛穿越了历史时空的隧道，回到了威严壮阔的唐朝皇宫，亲眼目睹着太宗凝神沉思的表情，亲耳聆听着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等贤臣的肝胆谏言，肃然产生出一种由衷的敬意。“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字里行间透露着一股“人才可贵”的无声信息。在今天读来这些观点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代教育出版社编辑部
二零零七年十月一日



… 目 录 …



前 言 …1

卷一

君道第一 …3

政体第二 …13

卷二

任贤第三 …31

求谏第四 …48

纳谏第五 …57

卷三

君臣鉴戒第六 …87

择官第七 …100

封建第八 …114

卷四

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129

尊敬师傅第十 …132

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140

规谏太子第十二 …148

 卷五

- 仁义第十三 …167
忠义第十四 …169
孝友第十五 …179
公平第十六 …181
诚信第十七 …203

 卷六

- 俭约第十八 …213
谦让第十九 …219
仁恻第二十 …221
慎所好第二十一 …224
慎言语第二十二 …226
杜谗邪第二十三 …229
悔过第二十四 …235
奢纵第二十五 …237
贪鄙第二十六 …242

 卷七

- 崇儒学第二十七 …249
文史第二十八 …253
礼乐第二十九 …256

 卷八

- 务农第三十 …271
刑法第三十一 …273
赦令第三十二 …286
贡赋第三十三 …288
辩兴亡第三十四 …291

 卷九

- 征伐第三十五 …297
安边第三十六 …313

 卷十

- 行幸第三十七 …325
畋猎第三十八 …328
灾祥第三十九 …332
慎终第四十 …338

卷

一

君道第一
政体第二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
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
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
曲、上治而下乱者。

649年……



君道第一

【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魏征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待臣说：“做国君的原则，必须以百姓的存活为先。如果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奉养自身，那就好像割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一样，虽然肚子是填饱了，人也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必须首先端正自身，世上绝对没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弯曲，上头治理好了而下边发生动乱的事。我常想，损伤自身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都是由于自身的贪欲才酿成祸患。如果一味贪恋美味，沉湎声色，欲望越多，所受的损害就越大，既妨碍国家的政事，



唐太宗画像

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人有言，询于刍蕘。”

……627 年

诸物。昔楚聘詹何，问其理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理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理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人有言，询于刍蕘。’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

又侵扰百姓。如果再讲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就会导致民心涣散；怨言四起，就会发生众叛亲离。每当我想到这些，就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放纵和懈怠。”谏议大夫魏征答道：“古代圣明的国君，都能够由近及远，由己推人。从前楚庄王聘用詹何，向他征询治国的要领。詹何用修养自身品德来回答。楚庄王又问如何治理国家，詹何说：‘从未听说国君清正而国家会发生动乱的。’陛下阐明的道理，完全符合古代圣贤的意思。”

【译文】

贞观二年(628)，太宗问魏征说：“怎样才算是圣明的君主，怎样又算是昏庸的君主？”魏征回答说：“君主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能兼听各方面的意见；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诗经》中说：‘先辈有言：国有疑难事，可问砍樵人。’过去尧、舜治理国家广开四方门路，眼观四方，耳听取各方意见。所以，圣明的君主心明眼亮，无所不知，像共工、鲧之流不能蒙蔽他，奸佞小人的花言巧语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却是深居内宫，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只偏信赵高一人，直到政权崩溃、百姓离叛，他还一无所知。梁武帝偏信朱异的谗言，重用侯景，侯景兴兵作乱，围攻京城，他竟浑然不觉。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各路反隋兵马攻城略地，他还蒙在鼓里。由此可见，君主如能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采纳臣子忠言，那么，权臣就不能蒙上蔽下，百姓



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原文】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熟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征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修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的意见也就能传递给国君了。”太宗很赞赏魏征的这番话。

【译文】

贞观十年(636)，太宗问身边的大臣们说：“帝王伟业，创业与守业哪个更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天下大乱的时候，各地豪杰争相而起，必须攻破城池才能使敌人投降，在战斗中获胜才能使敌人归顺。如此说来，创业要更艰难一些。”魏征回答说：“帝王的兴起，必定乘着世道衰败混乱的时机，推翻昏庸无道的旧主，获得百姓的拥戴，四海之内都来归附，上天授命，百姓相助，如此看来并不算难。然而得到天下之后，志趣发生了变化，容易滋生骄奢淫逸的现象，百姓想安宁地过日子但徭役却无休无止，百姓穷困潦倒而国君却一刻不停地奢侈享乐，国家的衰败常常因此发生。这样看来，守业更难。”太宗说：“玄龄当初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艰难困苦，九死一生，所以他看到创业的不易。魏征如今辅佐我治理国家，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苗头，陷入危亡的境地，所以他看到守业的艰难。如今艰难的创业已成往事，而更难的守业我想与诸位一起谨慎对待。”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627 年

【原文】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上疏曰：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

【译文】

贞观十一年(637)，特进魏征向太宗上书说：“臣认为，自古以来，但凡承受天命开创帝业或继承帝位的人，他们驾驭英才，朝南而坐，以统治万民，都希望自己德配天地、功高日月，政权巩固，统治长久，能世世代代将帝位相传下去。然而，善始善终的实在太稀少，衰亡倾覆的相继发生，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治国的规律。前朝覆灭的教

训并不久远，可以引以为戒。

“过去隋朝统一天下，兵强马壮，三十余年，声威远播，震动外邦，然而一下全部丧失，江山为别人所有。隋炀帝难道不想让天下安定、国家长治久安，故意要施行



魏征画像

司空太子太師鄭國公魏徵

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初拜尚書右丞兼

諫議大夫以親舊監參豫朝政進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貞觀十一年命為宋州刺史國子祭酒太子太師贈司空相州都督諡曰文貞

辭不就



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四维弛而更张。远肃途安，不逾于期月；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予来，群生仰而遂

桀、纣那样的暴政，弄得自己国破人亡吗？他不过是依仗国家富强有恃无恐，而不考虑后患。他驱使百姓顺从自己的奢侈，搜刮全天下的财物尽情挥霍，挑选全国的美女，往域外探寻珍宝。装饰宫苑，构筑楼台，徭役无穷无尽，战事终年不休。君臣间外表威严庄重，内心猜忌险恶。奸佞邪恶的进谗者受福不浅，忠诚正直的人却连性命都难保。君臣上下互相欺蒙，离心离德，百姓不堪忍受，国家从此分崩离析。于是一度曾统治四海的国君，竟死在匹夫之手，其子孙也被斩尽杀绝，被天下人所耻笑，这能不令人痛心吗？

“皇上乘着机缘，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使倾倒的撑天之柱重新匡正，四方松懈的力量重新振作。不超过一年的时间，就可以使海内统一，人民安居乐业；也无须百年便可。达到刑罚废弃不用的安定境界现今所有的宫殿观阁、楼台亭榭皇上都已拥有，奇珍异宝皇上都已收藏，佳人淑女都已侍候在皇上的身旁。全国的百姓都已成为皇上的臣属。如果此时能借鉴和总结隋朝亡国的历史教训，思考我朝之所以得天下的成功经验，日夜警惕，虽有功德而不自恃，像过去一样烧掉鹿台的宝衣，拆毁阿房宫的宫殿，居住在峻伟的宫殿里心里更要警惕危亡，居住在简陋的房舍中却感到心安理得，那么就能与天地的神明在冥